

“且草草有瓦堂”杨无怪

——匾额文史之二十一

吴裕成

古代婴戏图画,衍生出娃娃闹学题材,清代杨柳青年画《十六子闹学》即属此类。画面学童恣意嬉戏,先生、东家门外窥视,书屋壁挂消寒图,提示一项有关教书先生的民俗——冬至定馆。画面题跋字逾双百,标题《先生论》,以塾师口吻,倾诉清贫辛苦,不被尊重。这段文字,谐文俚语,搬用《天津论》尾段,字句稍有增改。据清光绪年间《津门杂记》所载,原文为:“最可悲的是教书匠,命苦作何商?既不肯调词架讼,又不会说地说房,更不能争行夺市把光棍创,只好把馆商量。大馆六十金,小馆三十两,不够吃饭,只可吃糠,半饥半饱度时光。家有三担粮,不作孩儿王。如虫进罗网,如驴在磨房。偶然有点事,人说工不长。学生不用心,

就与先生来算账。几个铜钱事,一年一更章,一交冬至把心慌,定了馆,方才坦荡荡。如何是长方,如何是长方?”

《天津论》曾广为传诵,相传作者是沽上名士杨无怪。年画所标《先生论》,也有依据。杨无怪“所作《先生怨》一篇,久已脍炙人口”。《天津论》的场景描述,“论”及诸多人群的生存情状,篇末说到教书匠。或许这一部分单独流传,被冠以《先生怨(论)》,也未可知。

杨无怪,其名一崑,字二愚,号无怪。乾隆五十三年举人。三应会试不中,遂绝意仕宦,专心绩学授徒。曾在河东盐坨教书十年,培养出不少年轻人。那一带“由野而文,人谓一崑为盐坨开山之人”,县志给予的评价着实不低。

在富宅大户做西席,赶

上那家学生不聪明,女仆又繁杂往来,便以两字标其门额:姻哉。人问寓意,答道:“门内一群木头,门外如许妇女,非姻哉而何!”讲述这则故事的《津门闻见录》说,“无怪杨老先生,名举人也。信意游戏,亦颇可观”。诙谐以讽,与《天津论》行文风格倒也合拍。

对学问的阐发,常出骇人之语,乃至有人说他怪。道光时,梅成栋《津门诗钞》选其五首,并介绍:“公天才警敏,学自成家”,“人多怪之,因自号‘无怪’”。所选《题邢野航老人已然亭》诗:“恼人俗眼竟难青,作画敲诗酒一瓶。满腹云烟挥不尽,聊成小幅已然亭。”是为题画之作,俏皮畅然,不掩嫉俗的流露。

杨无怪以“且草草有瓦堂”名室。匾六字,颇见汉字组合之妙。未言杜甫,却让人联想诗圣草堂;有瓦,不过是草草有之,绝非华屋豪宅、鳞鳞大厦;开首那个“且”,副词派以大用,“姑且”抑或“暂且”,安贫守困还是怀着明天更美好的希望?六字匾额韵味长。

杨无怪舌耕为生,《天津县新志》记其“家贫,修脯所入

未足养给,敝裘冷案,好以文自遣”。被杨柳青人搬上年画的那段《先生论》,感慨于切身,可不是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;文末连呼“如何是长方”,难道只是无奈?且草草有瓦堂的后代,杨一崑之子恒占,嘉庆辛未科进士;之孙云栋,道光己亥科举人;曾孙宪曾,光绪壬午科举人。高凌雯《志余随笔》说,一门四世登科者天津仅两家,其一即杨家。

杨一崑的且草草有瓦堂,在东门里经胡同6号,老城拆迁前仍存。院门砖雕精美,不知可是当初模样。

杨家后人经商致富,跻身津门“八大家”,人称“晋益恒杨家”。据杨力《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》,嘉庆年间,杨一崑之孙杨云汉,廉价买下鼓楼东天津首富徐家旧宅;同治时,杨云汉长子、盐商杨耀曾斥巨资建成180余间房屋。25个套院,大门开在二道街,往北通至东门里,便有了后来的杨家胡同。

杨家迁居二道街后,筑室仍颜“且草草有瓦堂”旧额。无怪所作楹帖,民国时能读到者有三。其一:“诗书必不负人读须睁眼,子孙如期胜我事尽鞭心。”其二:“争名第先去懒,谋利全要有能。”其三:“务家胜如人与奢宁俭,息业难于创补拙惟勤。”词旨警策,确是醇儒吐属。

1921年东三省航空处成立。该航空处曾设立天津分处。

早期的东北航空为奉天军直接管辖,飞机主要用于军事上的侦察与轰炸。1922年9月,张学良接任东三省航空督办,鉴于直奉战争的经验,将数十名飞行员重新编制。1924年9月,为对抗直军,奉军飞机飞往前线,三个航空大队队长及驻防地点如下:飞龙队长张学良兼任,赵翔陆任副队长,驻山海关;飞虎队长赵玉中,驻防喜峰口;飞鹰队长伊

里布,驻葫芦岛。同年12月4日《盛京日报》讯:张作霖将飞

龙、飞虎、飞鹰三个飞行队,改变为航空大队,委任张学良为大队长,以便统帅。设大队部于天津。

1925年4月,东三省航空处设立天津分处,拨15架飞机停放东局子飞机场,同时派李文瑞为驻津东三省航空分处处长。设在天津的航空大队,扩充为飞龙、飞虎、飞鹰、飞鹏、飞豹五个航空队,除在奉天留一队外,在北京、天津、保定、济南各设一队。

沙用章、敖佩芬都是民国时期以花鸟见长的天津画家。

花鸟画家

章用秀

沙用章,字焕亭,号顽石,又号云若。世居武清,清末来津鬻画。初学山水,后改画花卉草虫,用宋人勾勒法。1916年所绘《秋色》,系先用细线勾勒出轮廓,后施重彩,多种色彩交织掩映,具有富丽艳雅的艺术效果。后见到张兆祥庚申年(1920)所作画之后,尽其旧习而宗之。1924年所绘《安居乐业》,可明显看出他对张兆祥绘画技法的吸收与继承。

敖佩芬,名蓼,号向生,斋名进修,又曰求安。祖籍江西,世居天

津。幼年时从梅振瀛读书,及长又向梅先生学习绘画,所绘墨竹、金鱼无不逼似先生。佩芬工于花卉。曾见其1941年所画成扇,题曰:“香远益清。辛巳桂秋,以应荫棠二兄大人之属,佩芬敖蓼写于求安斋。”由此可见,他对梅振瀛绘画与书法的学习与继承。敖佩芬擅写小楷,八十岁后尚能书蝇头小字,不异少年。此人生于清同治九年(1870),卒于1957年。

榕树包塔是云南风景。将近400年前,天津诗人倪光荐写松

倪光荐写松

吴蓬莱

光荐《奇石诗》曾写松柏与山岩的纠缠:“瞥见石以松为筋,松以石为肉。石包松如裹,松穿石似束。缠结共一体,谁复分各族……可惜绝世珍,寂寞置空谷。只今徘徊情,廿年如目睹。再游当无期,拈管纪片牍,行将寄芮人,邑乘添奇录。”

县志,称其“才识敏练,在任五年,抚恤奇荒,修砌砖城”。

后升岢岚知州。上任转年即甲申岁,李自成进北京,倪光荐成为明朝最后一任岢岚知州。离开山西多年后,倪光荐写下对“松包石”的回忆,寄给芮城。乾隆《解州芮城县志》可见这首诗。

倪光荐字相如,天启元年(1621)恩贡生,曾任山东昌乐县知县,后调任山西。入清后,历官通州山间景物。明崇祯十年(1637),诗人开始在那里做知县,事迹入载清代



老景观素描

锦衣卫桥

张 建文并绘



清乾隆十一年(1746),在金钟河上建成一座木桥,名为锦衣卫桥。当时这一带是津门风景区之一。民国时期,木桥被改造为铁桥。1953年兴修水利时该桥被拆除。

丁太玄是20世纪40年代活跃在沽上的一位文人,在文艺评论上常有独到之见。20世纪40年代刘云若《旧巷斜阳》问世后,丁氏写过《老绅董与小裁缝》《旧巷斜阳的魅力》《关于璞玉获救的感想》等评论文章,称“刘云若可称得上中国南北唯一小说大宗师”。为证明刘云若的魅力,在《旧巷斜阳的魅力》一文中,丁太玄从盗版、伪作和假刘云若三个方面谈了当时的情况。

丁太玄谈假刘云若

张元卿

当时,外埠各大都市到处都有盗版情况,这对刘云若的权益有莫大的影响。但丁太玄认为最可怕的是伪作:“有些人假托刘先生的大名,写一些小说,混入商场去售卖,那书的末尾,赫了印着‘刘云若著’,或‘著作者刘云若’等字样,使人一看是刘先生的著作,谁还能从头至尾的立在那里细瞧呢?当然兴匆匆地买去,及至回家细读,方知上当。”

20世纪40年代后,假托刘云若的伪作渐多,如奉天等地书局出版的《情意缠绵》《失足恨》《劫后缘》《游子梦》等多是伪作或改头换面的盗版书。官以仁先生以前写信给笔者,说评价刘云若应以

其代表作《小扬州志》《粉墨筝琶》等为中心。想他一定也和丁太玄一样知道有伪作,提醒后来者不能把印着“刘云若著”的书都认为是刘云若的。其实,这种伪作,在还珠楼主、白羽、郑证因的小说中也常有,有的至今还被当作精品流传。

伪作是印刷品上的假刘云若,没想到实际生活中竟也有假刘云若。《旧巷斜阳》的魅力》文称有人跑到塘沽,“假冒刘先生的大名,自称刘云若,向各方联络宣传,居然骗了很多的人”。“假刘云若”自然不敢在市区招摇,但伪作却堂而皇之在出售,且能流传后世继续骗人,为害至深。

小时候,在天津老西楼一带,我们小孩经常围着老钱的小糖摊儿转。在他的糖摊儿上,能买到一种叫酸枣糠的小零食,块状、铁锈色,能看出表面的粉状物。酸枣糠价格低廉,二分钱能买核桃大小的一块。老钱言之凿凿,说是酸枣的,好吃——我感觉酸得很。酸枣糠在老钱的小糖摊儿上,属季节性商品。小孩儿们图新鲜或攀比心理,都争着买——我一般不买。

老口福

酸枣糠和酸枣糕

杨世珊

说到酸枣糠,不得不提当时的另一种叫酸枣糕的零食。这酸枣糕,老钱也卖过。他卖的是圆的,直径四厘米,厚不足一厘米,紫红色,五分

钱一块儿,酸酸甜甜,口感细腻,很好吃。

酸枣在上世纪50年代都是野生的,长在向阳的山坡上,当地农民拾捡晾晒后,上锅蒸,剥去皮去核儿,只用酸枣肉加工成酸枣糕,因原料稀罕,价高。酸枣,最有价值的应该是酸枣仁,破核儿取其仁儿,是为中药材之酸枣仁。所弃的酸枣皮,不用的枣核儿硬壳等,晒干,碾压成面,是为酸枣糠。

如今,酸枣糠是没卖了,但酸枣糕在“富贵病”流行的当下很有市场。有些商家将之改良,加上蜂蜜调和口感,且做成糖果样的小包装样式,更便于携带和食用,颇受当年年轻人欢迎。

天天有,就像神话传说中的聚宝盆。再说那海蛎子的品质——个头大、味道鲜,弄到家煲汤、下面条、炒鸡蛋,那个味道,想想都让人流口水。”

父亲还跟我说,在抗战年代,老百姓饥寒交迫,十里八村的人,有的划着小舢板,来到这片码头上扒海蛎子。那时的海蛎子救了不少人的命呀!有时,人们扒海蛎子特别起劲,连泥浆溅了一身都不知道……

父亲跟我说起关于海蛎子的往事,最令我难忘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。那是1945年的春天,台风来临的傍晚,当时风大浪急,忽然有两个日军非要乘着父亲那小小的木船,冒险

过海。父亲知道他们是拦截扒海蛎子的人,要抢海蛎子,就不愿去。但是,鬼子用枪逼着父亲,他不得不上船。一开始,父亲只能无奈地划着船在水中打转。突然,有一只海豚游出水面,因鬼子做贼心虚、风声鹤唳,以为是抗日的战士,开枪打伤了海豚。谁承想,海豚怒气冲天,突然向船冲来,父亲趁势把船摇了个底儿朝天。船翻了,因父亲水性很好,就扶着漂浮的船板,游回了码头。而那两个“旱鸭子”掉入大海,成了海豚和鱼儿们的美餐。

时光流逝,那些扒海蛎子的旧事和那个时候海蛎子的鲜美味道,我一直记着……

故事天津

关于海蛎子的旧事

么庆旺

海蛎子,又名赛鲜贝,生长在海边的人并不陌生。它生长在临水的港口、坡堤、码头木桩、石坝、桥墩等处,常常长得一堆堆、一块块的。我的家乡是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滨海于家堡。可以说,我从小最爱干的一件事,就是扒海蛎子。

小时候,每到退潮,我都会从于家堡出发,提着小桶和赶海工具走到太古码头(父亲工作的轮船停泊地)去扒海蛎子。一路上,我聆听

海水哗哗地吟唱,蚰蚰叫、青蛙鸣,还有此起彼伏的鸟叫……随着夜幕降临,海水在朦胧月光下,显得微波粼粼。放眼望去,映入水中的月和一盏盏悬在船头的桅灯,随着水波的荡漾而闪烁,使人不禁想去触摸和亲吻着这如梦境一般的海面。

父亲讲起海蛎子的故事,曾颇有兴致地对我说:“靠码头这片礁石也叫蛎子石。早些年,那上面有好多海蛎子,多到什么程度?这么跟你说吧,整个码头的礁石和木桩上全长满了海蛎子。年年采年年有,天天采